



红河水滋养的诗情

——序诗集《五彩时光》

■ 哥布（云南）

王正友是红河大地上土生土长的诗人。他的家乡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沙依坡乡，出门就是莽莽的大山，山下的红河水在时间的轮回中处变不惊、静静地流淌。王正友像许许多多山里人一样，听着山歌长大，唱着山歌老去。

没错，就是山歌！

红河两岸各族人民能歌善舞，他们千年的舞蹈跳落了太阳、跳息了篝火，他们万年的山歌唱亮了山头、填满了空旷的峡谷，他们的舞步唤醒了红河的灵性，他们的歌声让广袤的群山生生不息。可以想象，对于山歌，王正友耳濡目染，熏陶至深。也许在他很小的时候，站在自家门口，面对山下苍茫的红河，内心曾想高歌一曲却又毫无头绪。大学毕业后，他用诗或歌加入了大地上永不停歇的山歌大合唱，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有个地方叫它红河，悠久历史古老传说。各族人民亲如兄弟，和谐共建美好生活。啊，红河，可爱的红河，你用博大的爱哺育着红河儿女，红河儿女把爱的种子世代

传播。

——王正友《爱满红河》

用山歌或民歌来观照和解读王正友诗集《五彩时光》，我们阅读的某些疑虑便迎刃而解，一切变得顺理成章。例如诗集中一些作品貌似古体诗词，读起来明白晓畅、直抒胸臆，且生活气息浓厚，少了此类作品的艰深与晦涩、学究气与书生气。那其实是作者与生俱来的民歌素养发挥了作用。纵观全书，除了一部分作品是歌词，其余诗歌的成功也明显得益于民歌的营养，使得整部诗集通俗易懂，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这是《五彩时光》最大的特点和亮点。

王正友的诗歌，大量采用民歌的创作手法，立足红河，放眼全国。他歌唱红河大地各民族、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欣欣向荣的景象，歌唱祖国大好河山，歌唱真善美。他用诗歌的方式书写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阅读《五彩时光》，我们读出了王正友对红河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喜爱，读出了对所从事工作的认真负责，读出了对日常生活的真挚感情。

这部作品，除了作者按形

式分了诗和歌两部分，按内容还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民族团结的礼赞。少数民族题材是红河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当年著名作家白桦的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及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著名作家彭荆风的长篇小说《鹿衔草》、散文《驿路梨花》等影响巨大的作品，无不是少数民族题材。王正友也就地取材，写了许多反映红河各民族风土人情、生活变迁、民族交融交往历程的诗歌。《那一年》是这类作品中最让人动情的一首诗，写的是作者好友、绿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陆批斗英年早逝后作者的伤感之情：

那时候
你教我说哈尼话
唱哈尼酒歌
我们一同在农户家入住
谈理想，谈工作，谈扶贫
友谊简单而深厚
而今斯人已去
我向谁倾诉

其他如《节日的山寨》《苦聪山寨送温暖》《傣家过年》《异龙湖畔是我家》《苗山情歌》《碑格是个好地方》《快乐的莽人》等作品，作者用深

情的笔墨咏唱了哈尼族、彝族、苗族、瑶族、傣族、拉祜族（苦聪人）、布朗族（莽人）等民族的美丽和善良、过去和现在，读后让人感到民族大家庭的和谐和温暖。

第二类：行业发展的颂歌。王正友近40年的职业生涯历经县林业局、州扶贫办、州人防办、州保密局等单位，他的诗歌创作也伴随了同等的年月。他干一行爱一行，每到一单位，他除了投入地开展本职工作，还用诗歌书写、讴歌本行业。诗集里部分作品就是对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歌唱，如《夜宿老林深处》《扶贫队员进山来》《“嫁”到人防》《红河人防之歌》《信息时代》《保密情怀》等。王正友此类诗歌从自己所在行业拓展到各行各业，涉及部队、文化教育、水利电力、地质勘探、旅游等，如《强军之歌》《红河地质勘探队之歌》《屏边民族小学之歌》《走进开远发电厂遗址》《光荣的水利人》《我爱我们的幼儿园》等。

第三类：对日常生活的致敬。法国雕塑家罗丹说：“生活从来不可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日常生活饱含诗意，是诗人灵感的主要源泉。

王正友不断从生活细节发现美，并将它成诗。如向爱妻表达情感的《口头禅》《阳光春风和小溪》、表现爱子爱女之情的《成宝》《赠女儿》等，《游泳》《夏夜赏昙花》《老妈妈》《回乡》等诗作也是日常生活中信手拈来的佳作，见出作者热爱生活、珍惜时光之性情。

第四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此类作品是诗人外出学习或旅游时有感而发写下的，赞叹祖国山水，感怀人生际遇，身处红河两岸，放眼大江南北，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王正友曾担任州级部门正职领导20余年，在我们小地方也是不小的“官儿”了，能在百忙中数十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可见他对文学情有独钟，也足见他对高质量的精神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几十年的精心创作，汇集成一部近200首诗歌集《五彩时光》，并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我想正友对它的爱不亚于对其小儿子“成宝”的爱。我很欣慰，将有更多的人读到这些来自泥土的朴实无华的诗歌，同时很幸运见证它的出版并为之作序。

在此，我要向正友表达一个诗人最诚恳的敬意和最深情的祝贺！

何谓精神家园

■ 林晓兰（广东）

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耶路撒冷三千年》被如此应景地阅读，因为，我想要了解“耶路撒冷是唯一拥有两种存在的城市：天堂和人间。”（封面语）这句话的后面，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缘何总是如此离不开血与火的交织，还有它是如何传递了怎样的信仰以致影响了每个靠近她的民族代代相传的侵略与征服？当然，也希望能尝试借此对“信仰”的作用与影响下，耶路撒冷血与火后面的苦难“历史”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有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不如神话重要。”

“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一无所有。”

既然有了这样的说辞，那么还原真相就远比“历史”重要了，或者说，耶路撒冷的历史只有在不断地还原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基于此，作为耶路撒冷旧城外第一座犹太住宅区的建造者摩西·蒙蒂菲里爵士的曾孙——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西蒙·蒙蒂菲里（本书作者）所坦言的“我感到我一生都在为写这本书作准备。”那样，写此书只为了“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

对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难以接受。”的创作动机所带来的全书内容，其阅读价值便显而易见。因而，在作者以时间为顺序，以耶路撒冷为轴心，分为三部分写出了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派的圣地的耶路撒冷，在这几千年的时间长河里，由于每个教派都认为它是自己教派的圣地（犹太教中，耶路撒冷被视为上帝的所在地；在基督教里，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的受难、死亡、埋葬和复活地；在伊斯兰教里，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而引发出来的纷争不断的历史中，我们也便不难理解在“应许之地”的魔咒下耶路撒冷的苦难历史缘何如此多样性与丰富性了。

所以，毫无疑问，这便是耶路撒冷以这种信仰发源地地位成为这三大教派的争夺地的原因。不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乃至后来的伊斯兰教，对耶路撒冷三千多年来不断地摧毁与重建，便在这些教派一次次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征服、统治、被侵略沦陷而改朝换代中，周而复始地用杀戮与血腥去一次次地在竞争中提高了耶路撒冷的神圣性。但，即使政治的不稳定带来不同宗教的冲突不

断，他们对“末世说法”的狂热却还是如此殊途同归：

“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作为上帝与人的相会之地，这些启示录中提出的问题将在耶路撒冷得到解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有基督和敌基督之间的战争。届时克尔白将会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者复活、弥赛亚的统治、天国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体细节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异。”

也因此，关于耶路撒冷带来的信仰与归属感的说法，让它就这样成为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朝圣者不远千里奔赴它而去的“精神家园”。只是，这样的“精神家园”，究竟救赎了谁？答案，到现在似乎还是见仁见智焉不详。

所以说，在耶路撒冷真相远不如神话重要，但，即便如此，作者还是向我们展示了耶路撒冷也曾出现过的“……还有许多相互连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它是一

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的包容和平共处的平静生活场景，表达了作者呼吁人们理性地学会宽容、珍惜和平，特别是在巴以战火此起彼伏的当下，这样的主题给予人的启迪更凸显深刻可贵了。

而说到“精神家园”，不免让人想到了《南怀瑾的32堂国学课》一书，书封上的那句导语“品大师之言，悟先贤之道。在大师的引导下，与传统文化中寻回我们温暖可靠的精神家园”。众所周知，国学的智慧，是中国人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但要对国学经典参得全、参得透也非易事。但正如南怀瑾老师所说的“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民族是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失去本民族支撑的人也是难以赢得他人敬重的。我们不应失去自己的文化之根，像浮萍一样漫无目的地漂泊，内心充满惶恐和迷惘。”故，在此书中，南老把儒释道等各家的学问融

会贯通起来，借着这些国学的圭臬，结合世间百态、人情世故，在深入浅出中给予那些经典章句的生动而深刻的解读，让人在心理与认知上，不必因为它们“国学”而产生膜拜的心理，导致了理解的距离，而是还原了国学给予生活无处不在的启迪与帮助。在文中，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是胸怀大志积极进取的入世者还是淡泊名利随性内敛的出世者、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的安身立命之道，包括作为一个人要如何对待朋友、对待父母、对待伴侣、对待婚姻，甚至对待生死等等，南怀瑾老师都能引用国学中的经典章句结合古今中外那些相关的事例，给予人精彩的诠释与冷静的剖析……常常，在他那娓娓道来旁征博引谆谆教诲的文字中，一颗心灵被真诚关照的同时，豁然开朗的顿悟中，烦恼也渐渐沉淀，身心也几近趋臻于拈花而笑的清宁美好。

相比之下，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能拥有以五千年传统文化作为温暖可靠的精神家园，这，无疑应是生命中一种最为本真的幸福。